

梅雨潭三妙

邵 丽



知道梅雨潭，主要是因为朱自清先生写的散文《绿》，他写两次到梅雨潭的所见所感，写出了浓得化不开的绿，写出了女儿情态的绿，当然，也写出了朱先生的爱与惆怅。朱先生曾在温州中学教书一年有余，写了4篇散文，后汇编成册，书名叫《温州的踪迹》，《绿》是其中一篇。

梅雨潭隶属瓯海区茶山街道，距离温州市区约20公里。

南方的深秋并不感觉到冷。爬一段山，身上刚好热到要出汗的程度，在路边通风处站一站，秋风微凉，很快将热气刮走。正是爬山的好时节。进了景区的门，距梅雨潭只不过两百来米。小径一波三折，有平地，也有坡，坡也不陡，更不长，相当乖巧和贴心。路边有一条溪流相伴，使寂静的山中增添了不少热闹，也多了许多自然的情趣。这是南方和北方的最大区别，北方的山少水，就像一味逞强的莽汉。而南方，有山必有水，更像“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的少妇，显得是如此有情有义。

梅雨潭自然是好到一言难尽。朱先生所写的绿，依然存在，依然温婉动人，依然沁人心脾。但梅雨潭打动我的，是她的幽静。幽静不是纯粹的静，那是一种让人的心灵更熨帖的安然。她被群山抱在怀里，四周有茂密的绿植簇拥着。瀑布垂挂下的潺潺声和风吹拂万物发出的呢喃声交织在一起，更象大自然的喃喃细语，这就是所谓的天籁，是人类心心念念的心灵之歌吧。声音蔓延开来，又迅速被四周的群山吸收。它们来于大自然，又迅速回归于大自然。那么从容，又是那么决绝。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的声音，你会觉得自己已然进入大自然的深处，进入自然的内核。水流的声音和风拂植物的声音不断在下沉，一直沉到脚底下，悄悄地走了，然后又有声音悄悄地升起来。而人便和群山融为一体，变成山的一部分。这个时候，你仿佛猛然醒悟了，又去认真地打量南方的山。它是多么的善解人意！山一般都不巍峨，不像昆仑和祁连，没有给人压迫感，也没有绵延不绝的孤独。恰恰相反，南方的山大多是清瘦的，是儒雅的，也是收敛的。就拿梅雨潭所在的大罗山来讲，

它属于括苍山余脉，延绵几十公里，在整个温州也算是一座大山了。但是，你看到这山时，即刻就会感受到它的善意。即使入山后，也不会迷失自己，依然是有信心的，甚至是信心倍增的。你会无端地觉得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能与这座山有一次完美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征服，不是盛气凌人的，不是针锋相对的，更不是剑拔弩张的。而是一见钟情的，是你情我愿的，是和风细雨的，甚至是含情脉脉的。

梅雨潭就像这座山中的一颗明珠，一颗翠绿的明珠。而我在山中，在梅雨潭边，感受到的是飘然物外的宁静，忘却了山外还有一个世界，一个纷纷扰扰却让人爱恨交集的世界。

从梅雨潭下来，路过山脚下一座寺院，名仙岩寺，也称圣寿禅寺。据朋友介绍，圣寿禅寺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真宗皇帝敕赐的。而山门门楣上悬挂的“开天气象”匾额，据说出自朱熹之手。

宋真宗，那可是我们读书人的亲人！虽说他是守成之君，但他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确是最给读书人长脸的金句，所以我对仙岩寺陡然增加了几分亲切感。步入仙岩寺，大约是下午三点半，大雄宝殿传来僧侣做功课的声音。那声音笃定，深沉，透着一种让人沉潜的魔力。来寺院

的人都屏声静气，而寺院的地面也一尘不染，连落叶都被扫归一处，安静地伏在一边，似乎也在静静地聆听佛号。我们沿着石阶往后院走，一路上见到僧人和寺院里的杂役，他们个个面带微笑，神色安然。我们在寺院里的那段时间，很少见到游客。似乎这是一个被遗忘的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安静与从容，多少显得有些突兀，突兀得让人吃惊，让人心暖，也让人难以置信。

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不知道陈傅良何许人也。即使在温州，除了当地文化人，一般人也未必知道他是何方神圣，更不知道陈傅良祠在哪里。出仙岩寺右边小门，约五十来步，便是陈傅良祠。查了一下资料，陈傅良的老家不在仙岩，而在温州瑞安塘下镇。塘下镇就在仙岩隔壁，陈傅良祠为什么会建在仙岩，而且就在仙岩寺边上？

陈傅良36岁考中进士，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但他未赴任，继续在家乡教书。让我略感惊喜的是，在当时，考中进士后，在家教书是可以领半俸的，相当于现在的基本工资吧，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陈傅良应该是个很好的老师。南宋大儒叶适后来在他墓志铭中写道：公未三十，心思挺出。又说他：虽糜他师，亦借名陈氏。他未中进士前就当起了老

精亮一闪，仿佛落满了星光。医生捕捉到这光亮，再接再厉，“等你身体再好一点，回去再演奏乐器。”老人咧嘴微笑，心弦已然悸动。随后的剧情，朝着期待的方向延展：老人打开心扉，重燃生命的火焰。我不知道医生是如何获悉老人身世背景的，但确信他们白色的战袍下，有着多彩的心灵。斜阳，并非就是日暮，黎明会踩着它的肩膀抖擞地站起来。你看，老人终于康复。他要回家了，医生们则要回家乡。老人用曾经指过夕阳的苍老的手，拉了一首小提琴曲《沉思》，郑重地送给恩人。那是无字的锦旗。推弦的刹那，

亮光，再远都能看见

简福海

高楼托捧晴空，绿树悬挂春天；站着的医生，躺着的病人，两人同时手指天边的夕阳……余晖脉脉，温情氤氲。我描述的画面，就是那张在网上刷屏的照片——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医生陪老人一起看夕阳。本是去拍CT影像的行程，咔嚓一声，照片定格了最美的影像。站立的那位医生，叫刘凯，27岁，是支援湖北大军的一员。他从上海出发，沿着长江的流向，执甲逆行，背后是璀璨灯火和家人含泪的牵挂。出征的轨迹，画了一条近千公里的曲线，终点落在了武汉大学。那是一处摆渡生命的深海洋。躺着的老人，87岁，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病情危重。入院后的他，曾经对

人不理不睬，郁郁寡欢，拒接家人电话，一度嚷着回家，打算放弃生命。家人无法前来照料老人，除了施治，医疗队索性包下老人的一切照料，奉上点心、水果，甚至队员的内衣……不曾想，医生和老人之间，似乎隔着的不是防护服，而是一堵铜墙铁壁。一天，医疗队长罗哲查房，走到老人病床前探问病情，老人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回家。”病重时，他甚至想“自生自灭”。罗医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随兴攀谈：“老先生，您原来在乐队是不是指挥家？”“不是，我不是指挥家，我演奏乐器。”一刹那，老人抬起头，落寞的眼窝

记住你的背影

汤祥龙

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几位身穿厚厚防护服的医务人员走进重症病区，雪白的防护服后背清楚地写着一行大字：我们在一起，加油！自从抗击疫情战斗打响以来，这样的图片和新闻越来越多。你看到的总是这些医务人员匆匆登上高铁或是飞机的背影。他们以白衣为战袍，第一时间投入战斗，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为生命接力！但我从这些医务人员的背影上，还看到了那些站在幕后拍摄报道他们的记者们的身影。全国参加抗疫宣传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有成千上万，其中就有无数的摄影记者。尽管由于智能手机的普

及，现在已到了全民摄影的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的优秀摄影作品，出自于那些专业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之手，毕竟他们经过专业的训练和学习，视野更广阔，器械更精良，技术更娴熟。在这场与病毒殊死搏斗的战役中，他们以相机为武器，不顾自身安危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报道第一线，向外界及时传递相关信息，发挥舆论监督的力量。我朋友圈里就有几位从事摄影的记者。我注意到，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们平均每天要跑一万至二万步。有许多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了，还能看到他们发出的一张张震撼人心的

图片。这些图片，可以让你感受到他们在奋力奔跑。他们活跃在医院、高速路口、各部门、各区县、各街道社区抗击疫情最前线，用镜头将抗击疫情的一幕幕感人场面转化成鲜活生动的新闻图片，把来自第一线抗击疫情最真实、最感人、最鲜活的新闻画面奉献给广大群众，用镜头记录下这一特殊时期坚守在不同岗位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舍小家顾大家、逆行而上的白衣天使。从这一张图片上，我仿佛看到了许多媒体人昼夜伏案的背影。曾听一位从事摄影的朋友说过，拍摄一张照片虽然只要短短几秒钟，但拍好一张照片，却要为此准备好长的时

间，后来当了官，一旦被罢官回家，就毫不犹豫又拿起教鞭。他在仙岩教书时间大约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那一年，他接到当湖南桂阳军知军的任命，那可是标准的厅级领导干部。但他一直拖到1187年才到任，这期间他在干什么？就在仙岩教书。由此可见，这位老先生是多么喜欢当老师啊，连比知府规格还高的大官也不想去当了。难怪他后来名列《宋史·儒林传》。

而朱熹来仙岩见陈傅良、给仙岩寺的山门写匾额，应该是在1194年以后的事了。那时陈傅良又被罢官了，他回到老家，将自己的居室称为“止斋”。退休的意图很明显，而且，他此后确实没有再出山，的确止于此斋了。

陈傅良在给宁宗皇帝当中书舍人时，帮朱熹讲过好话。中书舍人是专门给皇帝草拟诏书的官职，是皇帝身边的人，他为朱熹说好话，皇帝也是给面子的。朱熹到处讲学，路过此地，来看看曾经的朋友，也是应该的。况且朱熹和陈傅良也可以算是同出一门，他们的学问都源于程颢程颐两兄弟的“洛学”。从北宋到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形成了以朱熹为首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还有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而陈傅良是永嘉学派承上启下的人物。有意思的是，只有永嘉学派变成了一门经世致用的学说，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谓的唯物主义哲学。我想，温州这块土地上能够诞生永嘉学派，永嘉学派也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温州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温州人，两者必定有内在的关系。温州人的务实、勤勉和通透，不知和这有没有关系，也不知道有没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把陈傅良祠放在仙岩寺隔壁，当时的规划者肯定是有着缜密的思考的：他们代表着中国文化化的两个方向，一实一虚，一现世一来生，实与虚最后却又归于统一。而距离他们两百多米的梅雨潭，却更像他们共同的邻居，完全可以作为仙风道骨的道家之所在。儒释道三家会于一处，在佛家明心见性，到儒家乃格物致知，复返道家，则返璞归真。游一处而得此三妙，确是一桩幸事乐事。

和田有三宝：玉石、地毯和艾德莱斯绸。关于和田地毯，诗人张志民有《花毯》诗云：天上，有多少片云；和田，就有多少花毯。因为和田地毯有铺在地上的，亦有披在身上的，所以关于和田地毯还有一个说法：踩在脚下的软黄金，披在身上的新潮流。和田地毯之好，之多，从这两句话中可窥一斑。多年前有一事，与人说起新疆地毯，嘴一滑说成了毯子，立即遭到指责：不可笼统地将地毯说成是毯子，因为地毯指的是铺在地上的毯子，而只是说毯子，那范围就广了，应该包括挂毯、坐垫毯、褥毯等，如果是上百年的毯子，则又叫古毯。吃一堑长一智，从此记住了毯子的类别。有一个说法，新疆是中国地毯的发源地，和田是新疆地毯的故乡。和田本来以玉石闻名于世，加上此“新疆地毯的故乡”一说，就变成了一个更神奇的地方。和田地毯在于阗国时，曾有一件趣事。某一日，国王命令一名织工在一个月之内织出一条大地毯。织工为如期交差，夜以继日地不停赶织。小女儿古兰姆见父亲如此劳累，就十分懂事地在一旁帮助父亲，终于将地毯如期织完。国王看到雍容华贵、美丽异常的地毯，十分高兴，决定重赏古兰姆父女两人。然而古兰姆父女没有接受国王的赏赐，而是请求国王免除与他们一样贫苦的村民3年的赋税，国王被他们的爱心所感动，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村民们对古兰姆父女俩充满感激之情，向父女俩学习织毯的技艺，并将他们织出的地毯以古兰姆的名字命名。从那以后，和田地区的地毯就被称为“古兰姆”。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核心区，有关地毯的事情便很多，清《新疆图志》称“和田岁制絨毯三千余张”，说的就是毯子。毯子是新疆随处可见，尤以和田为多。有一年在和田，听说一人手中有一块不错的羊脂玉，我们便想去看看。第一天捎话过去，答复说忙着哩，没时间把羊脂玉拿出来。心想可能是不愿意让我们看他的羊脂玉，捎话的人知其详情，告知我们那人并不是不愿意让我们看他的羊脂玉，他是在干更重要的事情。便问是什么更重要的事情？答曰，在织地毯。当时听得云里雾里的，我们中的一人已决定要买羊脂玉，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那捎话的人说，羊脂玉在一辈子能碰上几块？再说了，哪有那么多的羊脂玉？弄不好就是一块石头。而织毯子的事得天天干，哪个重要？于是我便等了几天，又捎话过去，仍答复说忙着哩，没时间把羊脂玉拿出来。不用问了，一定还在忙着织毯子。最终，我们没有见到那块羊脂玉，但坚信在和田，织毯子是最大的事情。

算起来，我去过和田多次，亦看了多次地毯，慢慢地便大开眼界，亦长了知识。和田地毯的图案主要有开力肯、恰其曼(散花式)、阿娜尔古丽(石榴花式)、拜西其且克古丽(五枝花式)、艾地亚勒(洋花式)、博古图案等。就纹样而言，今人创造的不多，多为借鉴、改造和传人。

和田地毯的好，主要是好在羊毛上，和田羊的羊毛质地优良，纤维粗细适中，弹力大，拉力强，光泽好，纺染成一定规格的地毯，质地柔软，防潮抗腐，长期耐用，光泽能持久不退。墨玉有一户农家，房屋和院落都颇为常见，但一进门便让人大为吃惊，铺在地上的地毯颜色鲜艳，一尘不染。墙上的挂毯更是醒目，其色彩似乎借窗户的光反射开来，弥漫到了每一个角落。细看他们家的地毯和挂毯，每一件都经纬紧密，毛簇匀称平齐，不由得让人暗自称奇。主人招呼我们坐下喝茶，但我们都有些窘迫，在如此华丽之地，真不知该如何坐下，亦不知该如何喝茶。我们是从大城市来的，在一农户人家，反倒变成了土老帽。后经主人一指点，我们才坐下喝了茶，吃了馓子，然后告别那一家人出了门。在新疆见的毯子多了，遂听到诸多关于毯子的趣事。其一，和田的玉龙喀什河畔，有一位叫那克西万的穷苦农民，长年醉心于钻研羊毛织毯子，有一年竟因为痴迷于琢磨磨毯法，而荒芜了地里的庄稼。后来他终于成功，用棉纱做经线，用毛纱结扣栽绒，把核桃皮、石榴花、红柳花、沙枣皮、苹果叶和锈铁皮等发酵后染色，创造了一套染织地毯方法。他把其方法编纂成书传布民间，并亲自带徒传艺。几年之后，织毯从和田一带传至莎车、喀什和民丰等地，他遂获得“地毯之父”之美誉。当他的学生遍布南疆时，他却神秘消失了。人们猜测，他沿着丝绸之路去传艺了。这个故事不见史书，千余年却在和田民间流传。

和田到处都是地毯，看得多了，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哪一块是出自“地毯之父”之手的呢？恐怕无法问寻。浩如烟海的地毯扑面而来，只能相信，一切皆顺应“地毯之父”延伸而来，在每一块地毯上，都有“地毯之父”的愿望，亦可感受到他幸福的呼吸。

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冲锋陷阵，记者同样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对于他们来说，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宣传就是责任。面对各种困难，他们没有退缩过；面对繁重的采访任务，他们没有丝毫怨言；面对疫情，他们把时间都留在了宣传第一线。他们以自己默默无闻的实际行动彰显了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在这一张张感人的图片背后，我无法看清那些摄影记者的面庞，但我能记住他们的背影。就和那些白衣天使一样，他们的背影同样也长着一双天使的翅膀，鼓励更多的患者战胜病魔，重新融入春天的阳光。

和田有三宝：玉石、地毯和艾德莱斯绸。关于和田地毯，诗人张志民有《花毯》诗云：天上，有多少片云；和田，就有多少花毯。因为和田地毯有铺在地上的，亦有披在身上的，所以关于和田地毯还有一个说法：踩在脚下的软黄金，披在身上的新潮流。和田地毯之好，之多，从这两句话中可窥一斑。多年前有一事，与人说起新疆地毯，嘴一滑说成了毯子，立即遭到指责：不可笼统地将地毯说成是毯子，因为地毯指的是铺在地上的毯子，而只是说毯子，那范围就广了，应该包括挂毯、坐垫毯、褥毯等，如果是上百年的毯子，则又叫古毯。吃一堑长一智，从此记住了毯子的类别。有一个说法，新疆是中国地毯的发源地，和田是新疆地毯的故乡。和田本来以玉石闻名于世，加上此“新疆地毯的故乡”一说，就变成了一个更神奇的地方。和田地毯在于阗国时，曾有一件趣事。某一日，国王命令一名织工在一个月之内织出一条大地毯。织工为如期交差，夜以继日地不停赶织。小女儿古兰姆见父亲如此劳累，就十分懂事地在一旁帮助父亲，终于将地毯如期织完。国王看到雍容华贵、美丽异常的地毯，十分高兴，决定重赏古兰姆父女两人。然而古兰姆父女没有接受国王的赏赐，而是请求国王免除与他们一样贫苦的村民3年的赋税，国王被他们的爱心所感动，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村民们对古兰姆父女俩充满感激之情，向父女俩学习织毯的技艺，并将他们织出的地毯以古兰姆的名字命名。从那以后，和田地区的地毯就被称为“古兰姆”。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核心区，有关地毯的事情便很多，清《新疆图志》称“和田岁制絨毯三千余张”，说的就是毯子。毯子是新疆随处可见，尤以和田为多。有一年在和田，听说一人手中有一块不错的羊脂玉，我们便想去看看。第一天捎话过去，答复说忙着哩，没时间把羊脂玉拿出来。心想可能是不愿意让我们看他的羊脂玉，捎话的人知其详情，告知我们那人并不是不愿意让我们看他的羊脂玉，他是在干更重要的事情。便问是什么更重要的事情？答曰，在织地毯。当时听得云里雾里的，我们中的一人已决定要买羊脂玉，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那捎话的人说，羊脂玉在一辈子能碰上几块？再说了，哪有那么多的羊脂玉？弄不好就是一块石头。而织毯子的事得天天干，哪个重要？于是我便等了几天，又捎话过去，仍答复说忙着哩，没时间把羊脂玉拿出来。不用问了，一定还在忙着织毯子。最终，我们没有见到那块羊脂玉，但坚信在和田，织毯子是最大的事情。

算起来，我去过和田多次，亦看了多次地毯，慢慢地便大开眼界，亦长了知识。和田地毯的图案主要有开力肯、恰其曼(散花式)、阿娜尔古丽(石榴花式)、拜西其且克古丽(五枝花式)、艾地亚勒(洋花式)、博古图案等。就纹样而言，今人创造的不多，多为借鉴、改造和传人。

和田地毯的好，主要是好在羊毛上，和田羊的羊毛质地优良，纤维粗细适中，弹力大，拉力强，光泽好，纺染成一定规格的地毯，质地柔软，防潮抗腐，长期耐用，光泽能持久不退。墨玉有一户农家，房屋和院落都颇为常见，但一进门便让人大为吃惊，铺在地上的地毯颜色鲜艳，一尘不染。墙上的挂毯更是醒目，其色彩似乎借窗户的光反射开来，弥漫到了每一个角落。细看他们家的地毯和挂毯，每一件都经纬紧密，毛簇匀称平齐，不由得让人暗自称奇。主人招呼我们坐下喝茶，但我们都有些窘迫，在如此华丽之地，真不知该如何坐下，亦不知该如何喝茶。我们是从大城市来的，在一农户人家，反倒变成了土老帽。后经主人一指点，我们才坐下喝了茶，吃了馓子，然后告别那一家人出了门。在新疆见的毯子多了，遂听到诸多关于毯子的趣事。其一，和田的玉龙喀什河畔，有一位叫那克西万的穷苦农民，长年醉心于钻研羊毛织毯子，有一年竟因为痴迷于琢磨磨毯法，而荒芜了地里的庄稼。后来他终于成功，用棉纱做经线，用毛纱结扣栽绒，把核桃皮、石榴花、红柳花、沙枣皮、苹果叶和锈铁皮等发酵后染色，创造了一套染织地毯方法。他把其方法编纂成书传布民间，并亲自带徒传艺。几年之后，织毯从和田一带传至莎车、喀什和民丰等地，他遂获得“地毯之父”之美誉。当他的学生遍布南疆时，他却神秘消失了。人们猜测，他沿着丝绸之路去传艺了。这个故事不见史书，千余年却在和田民间流传。

和田到处都是地毯，看得多了，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哪一块是出自“地毯之父”之手的呢？恐怕无法问寻。浩如烟海的地毯扑面而来，只能相信，一切皆顺应“地毯之父”延伸而来，在每一块地毯上，都有“地毯之父”的愿望，亦可感受到他幸福的呼吸。

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冲锋陷阵，记者同样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对于他们来说，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宣传就是责任。面对各种困难，他们没有退缩过；面对繁重的采访任务，他们没有丝毫怨言；面对疫情，他们把时间都留在了宣传第一线。他们以自己默默无闻的实际行动彰显了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在这一张张感人的图片背后，我无法看清那些摄影记者的面庞，但我能记住他们的背影。就和那些白衣天使一样，他们的背影同样也长着一双天使的翅膀，鼓励更多的患者战胜病魔，重新融入春天的阳光。

和田有三宝：玉石、地毯和艾德莱斯绸。关于和田地毯，诗人张志民有《花毯》诗云：天上，有多少片云；和田，就有多少花毯。因为和田地毯有铺在地上的，亦有披在身上的，所以关于和田地毯还有一个说法：踩在脚下的软黄金，披在身上的新潮流。和田地毯之好，之多，从这两句话中可窥一斑。多年前有一事，与人说起新疆地毯，嘴一滑说成了毯子，立即遭到指责：不可笼统地将地毯说成是毯子，因为地毯指的是铺在地上的毯子，而只是说毯子，那范围就广了，应该包括挂毯、坐垫毯、褥毯等，如果是上百年的毯子，则又叫古毯。吃一堑长一智，从此记住了毯子的类别。有一个说法，新疆是中国地毯的发源地，和田是新疆地毯的故乡。和田本来以玉石闻名于世，加上此“新疆地毯的故乡”一说，就变成了一个更神奇的地方。和田地毯在于阗国时，曾有一件趣事。某一日，国王命令一名织工在一个月之内织出一条大地毯。织工为如期交差，夜以继日地不停赶织。小女儿古兰姆见父亲如此劳累，就十分懂事地在一旁帮助父亲，终于将地毯如期织完。国王看到雍容华贵、美丽异常的地毯，十分高兴，决定重赏古兰姆父女两人。然而古兰姆父女没有接受国王的赏赐，而是请求国王免除与他们一样贫苦的村民3年的赋税，国王被他们的爱心所感动，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村民们对古兰姆父女俩充满感激之情，向父女俩学习织毯的技艺，并将他们织出的地毯以古兰姆的名字命名。从那以后，和田地区的地毯就被称为“古兰姆”。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核心区，有关地毯的事情便很多，清《新疆图志》称“和田岁制絨毯三千余张”，说的就是毯子。毯子是新疆随处可见，尤以和田为多。有一年在和田，听说一人手中有一块不错的羊脂玉，我们便想去看看。第一天捎话过去，答复说忙着哩，没时间把羊脂玉拿出来。心想可能是不愿意让我们看他的羊脂玉，捎话的人知其详情，告知我们那人并不是不愿意让我们看他的羊脂玉，他是在干更重要的事情。便问是什么更重要的事情？答曰，在织地毯。当时听得云里雾里的，我们中的一人已决定要买羊脂玉，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那捎话的人说，羊脂玉在一辈子能碰上几块？再说了，哪有那么多的羊脂玉？弄不好就是一块石头。而织毯子的事得天天干，哪个重要？于是我便等了几天，又捎话过去，仍答复说忙着哩，没时间把羊脂玉拿出来。不用问了，一定还在忙着织毯子。最终，我们没有见到那块羊脂玉，但坚信在和田，织毯子是最大的事情。

算起来，我去过和田多次，亦看了多次地毯，慢慢地便大开眼界，亦长了知识。和田地毯的图案主要有开力肯、恰其曼(散花式)、阿娜尔古丽(石榴花式)、拜西其且克古丽(五枝花式)、艾地亚勒(洋花式)、博古图案等。就纹样而言，今人创造的不多，多为借鉴、改造和传人。

和田地毯的好，主要是好在羊毛上，和田羊的羊毛质地优良，纤维粗细适中，弹力大，拉力强，光泽好，纺染成一定规格的地毯，质地柔软，防潮抗腐，长期耐用，光泽能持久不退。墨玉有一户农家，房屋和院落都颇为常见，但一进门便让人大为吃惊，铺在地上的地毯颜色鲜艳，一尘不染。墙上的挂毯更是醒目，其色彩似乎借窗户的光反射开来，弥漫到了每一个角落。细看他们家的地毯和挂毯，每一件都经纬紧密，毛簇匀称平齐，不由得让人暗自称奇。主人招呼我们坐下喝茶，但我们都有些窘迫，在如此华丽之地，真不知该如何坐下，亦不知该如何喝茶。我们是从大城市来的，在一农户人家，反倒变成了土老帽。后经主人一指点，我们才坐下喝了茶，吃了馓子，然后告别那一家人出了门。在新疆见的毯子多了，遂听到诸多关于毯子的趣事。其一，和田的玉龙喀什河畔，有一位叫那克西万的穷苦农民，长年醉心于钻研羊毛织毯子，有一年竟因为痴迷于琢磨磨毯法，而荒芜了地里的庄稼。后来他终于成功，用棉纱做经线，用毛纱结扣栽绒，把核桃皮、石榴花、红柳花、沙枣皮、苹果叶和锈铁皮等发酵后染色，创造了一套染织地毯方法。他把其方法编纂成书传布民间，并亲自带徒传艺。几年之后，织毯从和田一带传至莎车、喀什和民丰等地，他遂获得“地毯之父”之美誉。当他的学生遍布南疆时，他却神秘消失了。人们猜测，他沿着丝绸之路去传艺了。这个故事不见史书，千余年却在和田民间流传。

和田到处都是地毯，看得多了，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哪一块是出自“地毯之父”之手的呢？恐怕无法问寻。浩如烟海的地毯扑面而来，只能相信，一切皆顺应“地毯之父”延伸而来，在每一块地毯上，都有“地毯之父”的愿望，亦可感受到他幸福的呼吸。

王族
毯子

